

在遗忘之外的东坡赤壁图

●王一楠



中国画中有一类难以忽视的主题创作，那便是大量存世的赤壁图。有近一百幅声称创作于北宋至明代间的画作存世至今，这些赤壁图均与苏轼贬谪黄州后对赤壁的游览与书写有关。图为南宋李嵩《赤壁图》。

一篇名为《乐苦说》的杂文，拥有一个戛然而止但意味无穷的结尾：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时心耳。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趁梦，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

“君”，含混地意味着“你”或“你们”，将这篇《乐苦说》呈给了不确定的读者。对于不知会在哪个时空中阅读它的人，这篇杂文原打算对畏苦慕乐的心态展开讨论，毕竟这是行走人间难免要困陷的情形。但掂量一番后，作者忽又觉得，讲述它的日子不该是今天，或许，也不该是明天。那么，何时为宜？恐怕永远没有适合的日子——因为他的在世感悟只能被体验印证，而不能被好心告知，当其被言语叙述时，便会因受到规定而成为异质之物。

北宋元二年（1039），时任越州知府的范仲淹，在州署附近的山岩间发现了一口废井，修整之后，井中泉清色白、味之甚甘，范仲淹将其名为“清白泉”，借以表明自己“清白而有德义，为师之规”的从政之道。从此，绍兴府山南麓，有了一只醒着的眼睛，凝视千年。

泉是地下涌出的水，是水流的源头。天然泉眼多隐于山林岩间，古时文人墨客普遍将山泉、林泉作为清幽淡远的意象入诗入画。泉之形，动则洒脱，静则超然。泉是活的，具有喷涌而出滔滔不绝、往而不复的特质。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有“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一个“泻”字，描绘出泉水从天而降的飞瀑情状。泉又是静谧的，与山、林、石、潭等共同生成隐于山水、归于田园的意境。诗人王维喜用泉这一意象来体现山居生活的幽寂意趣，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悦石上分泉流，与松间兮草屋”等，勾勒出一种淡泊超脱的心境。

泉之声，时而叮咚，时而呜咽。微风凉夜，独坐听泉，泉眼汨汨的低鸣声，湍流击石的碎玉声，悬泉飞瀑的惊涛声，涸

流穿岩的呜咽声，叠荡交织，融入恬静、激越、忘我等多种心境，渐成人雅致。泉因其洁净，常被冠以清高洁、坚守自持的内涵。杜甫有诗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苏轼也有“皎皎岩下泉，无人还自洁”的诗句，都诠释了泉水生性高洁、始终如一的内核，这与官员清正廉洁的品格一脉相通。

古时将泉与廉紧密结合的故事不胜枚举，除了范仲淹的清白泉，还有柳宗元的愚泉、周敦颐的廉泉等。我近距感受廉泉，还是在浙江嵊州的崇仁镇。

走进崇仁古镇中心位置的玉山祠，映入眼帘的是一清一浊两口乾坤缸，清缸象征着清廉，浊缸抨击着贪墨，讲述着“小缸大乾坤，清浊要分明”的哲理。走出玉山祠，向北走上百米，便能看到一口近六百年历史的明代古井。听古镇居民说，相传这口井因

廉泉怀古

●李崇

泉水澄明清澈，一尘不染，逐渐成了廉洁的象征，明代远近官绅上任时都会赶来取水引用，来表达坚守清廉的志向。

与廉泉相对应，还有“贪泉”。史载，广东南海的石门镇曾有一口“贪泉”，传说饮用贪泉的人，即使清廉之士也会变得贪得无厌。但东晋时期吴隐之操守清廉，不信邪，他上任广州刺史之际，豪饮贪泉水，并放歌抒怀：“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之后为官24年，仍“清风肃然，老而弥笃”。可见贪欲如何不在外界，全在内心，饮下贪泉仍清廉一生的吴隐之让贪泉的污名被彻底洗脱。

寒泉清见底，浑不染尘埃。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有言：“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泉眼无声，涓涓不息。欲行远，必正其源泉；守清廉，必不易初心。

形式在发展中经过多次移置变形，与风景图、渔父图、舟鹤图、观月图等主题有隐晦的交互关系，图像的纷繁表征中透露出画史脉络的有序性。

艺术史家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认为，历史观念唯藉视觉图像才得以形成，历史意识可以是产生于图像的“视觉”(vision)。换言之，以今日的目光回溯，历史的进程可能浓缩于某种视觉结构中。从苏轼文人集团内部的、回应其不公遭遇的纪念性赤壁画作，到宋金政权在文化正统的争夺中各具特色的图绘，再到明代群像般的、诠释超验的生命意识和时空境界的载体，最后到清代丰饶的物质文化的代言者，随着时间的流转，“东坡赤壁”图像群勾勒出一段历史的迹线，它有多重的社会面向，并有着向最幽微的个体意识敞开的潜能。

对于不时需要抵抗偶然与虚无侵袭的现代人来说，是什么被灌注入艺术作品与母题之中，使之被分享、被传递、被充盈，从而克服了时间的流逝，成为历史性的存在，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问题。即使先哲的罔置早已将种种可能的答案捕捞殆尽，中国艺术那普遍而特殊的闪亮之处，特别是画史中对“东坡赤壁”主题重复创作的深层动机，仍然值得关注。在赤壁诗画词赋、赤壁图与赤壁题咏的多重创作链中，赤壁图不但超越了文、武赤壁的地理意义，而且逸出了赤壁赋和赤壁诗的文学意义，成为苏轼文化的独特艺术象征，突出体现了中国艺术传统的连续性和创新性。而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或许将不仅提供给我们旧日的故实，而且提供有关生命存在的答复。这一点，已经在“过来人”的体验、书写与描绘中得到反复印证。

从地理范畴到文学景观再到艺术史中的胜迹，赤壁促使无数后来者在这一场域中重思短暂与永恒的问题。这种思考和表达将伴随原因的灵明长存，不会因为前辈人的告别停息。正是由于这重原因，在当下这个时代，苏轼没有被遗忘，而我们可以断言：他将不会被遗忘。而“东坡赤壁”画也保持着开放的张力，使共同理解和个性体验并行不悖——当代艺坛中，众多的赤壁主题创作正在将这一共同记忆传承下来，并激荡出更多的形式与媒介创新。

由此可见，“同绘赤壁”的历程也将持续下去。



文徵明《携琴听泉图》

贾母史太君的文艺修养

●詹丹

《红楼梦》中的贾母史太君，虽未显露过多少文艺天赋，初见黛玉回答关于贾府几位小姐的读书问题，说是“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字罢了”。这既可以理解为做人低调，但也有礼仪之家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几分意思，那么，她自己应该也不会读书方面下过大功夫。进而推想一下，早年的她，恐怕就未必是一位文艺青年，不会像孙女婿的湘云、黛玉、宝钗诸位，搞起创作都是摇笔即来的。

但作为在诗礼簪缨之族中长大、老去的贵妇，耳濡目染中习得了见多识广，有独特的文学眼光，有不一般的艺术修养，也是小说中多次提及的。她带刘姥姥逛大观园，因为听到远处戏官们的演唱声，触动了她听曲的兴趣。不过当凤姐要安排人来“摆下条桌，铺下红毡子”为面对面的演出作准备时，又被她阻止了。她的提议是：“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咱们就在缀锦阁底下吃酒，又宽阔，又听得近。”这一提议果然新奇，书中写道：

听得藕管悠扬，笙笛并发。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令人神移心旷。

此番心思，拿擅长各种安排的风姐来一比，就把她比下去了。贾母别开新场，不按常规套路出牌的鉴赏主张，契合了艺术本身追求的创新境界。

如果说对这里的演出，贾母是在做加法，让人工演出从自然景物中获得“借音”（借着水音）的魅力，那么，在后来的元宵节团聚时，她又提议做减法，让大家再一次体会了贾母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元宵节安排芳官唱曲助兴，本来伴奏兼用的多种乐器，被贾母减去笙笛等，所谓“只提琴至笙箫合，笙笛一概不用”。演出得来的新奇效果，让薛姨妈感叹“戏也看过几百班，从没见过用箫管的”。而在中秋赏月时，她再次发挥做减法的创意，让演奏只在远处吹笛，道是：“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月下隐约的笛音，让众人产生审美愉悦，因为好听而纷纷



《红楼梦》中的贾母史太君作为在诗礼簪缨之族中长大的贵妇，耳濡目染中习得了见多识广，有独特的文学眼光和不一般的艺术修养，是小说中多次提及的。图为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点赞：“须得老太太带领着，我们得开些心儿。”贾母除了领大家开展由她设计的艺术娱乐活动外，有时候也捕捉瞬间美感，并以对众人“卖关子”“设悬念”的方式，表现出一种“启发式教育”，像下面这段有关薛宝琴白雪地里与红梅映衬的描写，曾给读者留下过深刻印象：

贾母笑着，换了凤姐的手，仍旧上轿，带着众人，说笑出了夹道东门。一看四面粉装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众人都笑道：“少了两个人，他

（她）却在这里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贾母喜的忙笑道：“你们瞧，这山坡上配上他（她）的这个人品，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双艳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哪）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

这里，众人笑，贾母也笑。但众人的笑，似乎是对集体活动中走失之人归队的笑，是人人与人不期相遇的意外之喜；但贾母的笑，是瞬间发现美的笑。这里，有贾母对生活美的敏感，并在启发众

人把生活画面与艺术创作加以类比时，又以众人来衬托自己，由自己进一步独具只眼地揭示，他们所处的生活本身，她周边可爱之人对艺术美的超越，且这种点赞多少是由衷赞美多少是恭维敷衍，还真不好说。不过，一般意义的说好听话，是难不倒多数人的。只是当贾母的艺术鉴赏口味变得可疑，这就需要聪明乖巧又识礼仪大体的薛宝钗登场了。

薛宝钗15岁生日，贾府叫来戏班为她庆生，虽然让宝钗点戏，但宝钗几番神操作，都是点贾母喜欢听的热闹戏，这偏是宝玉最不喜欢的。也许这个人喜欢，那个人不喜欢，本来就是趣味差异，未必有什么是非之分。可巧的是，宝钗庆生的前几天春节活动，小说先写了宝玉不喜欢看热闹戏，并且有意把他的不喜欢跟宁国府贾珍以及满大街俗众的特喜欢形成了雅俗间的鲜明对照，原文是：

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悟空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俚尔神魂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念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满街之人个个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宝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闲耍。

此番对宁国府贾珍他们观看演出的描写，已卯本评点为“形容刻薄之至”。这样，喜欢或者不喜欢热闹，就不再是西谚所谓“说到趣味无争辩”的问题，还真有了雅致和庸俗之分，是趣味差异，也是品味的高低和修养的深浅了。然后小说紧接着写宝钗庆生，又点贾母喜欢的热闹戏，客观上有把贾母的趣味归到贾珍同类的嫌疑。这样，从宝玉的立场看，本来是他和贾珍等人的品味对立，似乎也可以推移到他跟宝钗乃至跟贾母之间的对立面了。于是接下来有宝玉和宝钗一段对话描写，就特别耐人寻味：

在对博物馆讲解服务“堵偏门”的同时，还需向社会上的各类高水平讲解人才“开正门”，保障好参观者多元多样的文化体验需求

我看我说

培养更多优秀的博物馆讲解人才

●崔妍

一颗牙齿，蕴藏着某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证据；一枚铜钱，记载着两地的贸易往来；一支金钗，记录着当时的审美风格与制作工艺水平……近段时间，“逛博物馆”变为越来越多人生活方式，“听讲解”也成为备受青睐的参观选择。文物不言，但讲解可以代替它们开口讲述厚重历史。不少人逛博物馆的动力就源于在听讲解中对话时空、探索知识，从内心深处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就博物馆讲解服务而言，揭秘氤氲在历史文献、文物中的文化密码，真实、准确是基本要求，传递正确历史观、文化观是根本前提。然而，有一些非正规的讲解服务，为了吸引眼球，或是出现常识性错误，或是大谈秘闻、传说、野史等未经考证的内容，甚至将考古与盗墓混为一谈，不仅给参观者带来误导和不适感，还可能造成青少年在价值观上的认知偏差。对此，最近辽宁、河南、广东、陕西等地的多个省级博物馆明确规定，原则上不允许社会人士在馆内组织开展讲解活动。

前不久发布的《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水平的指导意见》提出，“适度增加固定时段免费人工讲解频次，定期组织博物馆馆长、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科研人员或策展团队开展公益讲解活动”。强化高质量讲解服务供给，是不断满足观众参观需求的重要途径。比如，深入挖掘藏品价值内涵，围绕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提高解说词的撰写质量；针对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提供分众化、特色化的讲解内容和服务；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升级更新自助讲解设备、丰富服务形式；等等。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上，探索解决好“优不优”，让博物馆讲解服务有韵味、好滋味，才能让参观者在参观游览中听得津津有味、收获更多知识。

现实中，不同群体对博物馆讲解服务有着不同的偏好，社会上也不乏高水平的讲解人才。在对博物馆讲解服务“堵偏门”的同时，还需向社会上的各类高水平讲解人才“开正门”，保障好参观者多元多样的文化体验需求。针对讲解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相关部门应把好监管关、扩充人才库，对社会讲解人员进行培训、规范和引导，培养更多优秀的讲解人才。各地博物馆可以探索备案、考核等机制，重点加强内容审核，及时发现并纠正不良讲解行为。讲解人员也要自觉敬畏文物、尊重史实，加强历史文化知识学习，为观众提供客观、真实、准确的讲解服务。

文化事业发展离不开多方向而行。随着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公众对博物馆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更多期盼。刚刚过去的暑假，多家博物馆、美术馆延长参观时间、增设夜场、提升预约量，有的还改变了“周一闭馆”的惯例。生动实践启示我们，无论是转变观念释放存量，还是创新方式打造增量，凝聚携手共建的力量，提供精细化、多样化的博物馆服务，“博物馆热”才能不断延续，文化盛宴才能让更多人受益。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走进这所大学的人越多，博物馆发挥出的社会教育价值和公共社会效益就越大。建设好人们与博物馆间的桥梁，是题中应有之义。期待完善博物馆讲解服务的创新之举不断涌现，有力托举起文化惠民的发展旨归。

此番对宁国府贾珍他们观看演出的描写，已卯本评点为“形容刻薄之至”。这样，喜欢或者不喜欢热闹，就不再是西谚所谓“说到趣味无争辩”的问题，还真有了雅致和庸俗之分，是趣味差异，也是品味的高低和修养的深浅了。然后小说紧接着写宝钗庆生，又点贾母喜欢的热闹戏，客观上有把贾母的趣味归到贾珍同类的嫌疑。这样，从宝玉的立场看，本来是他和贾珍等人的品味对立，似乎也可以推移到他跟宝钗乃至跟贾母之间的对立面了。于是接下来有宝玉和宝钗一段对话描写，就特别耐人寻味：

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哪）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只点这些热闹。”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味不用说是好了；只那词藻中，有一只‘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漫温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了，喜得拍膝画圈，称赞不已。

虽然我们可以在为自己为的趣味辩护，但进一步说，她似乎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为了贾母的趣味辩护了，以说明她照顾、迎合贾母的爱好的，即便表面上趋同了对热闹戏的追求，但这一出热闹戏内涵的深沉思想情感，也折射了爱好者的——一种高雅趣味，并因此折服了宝玉，让他无奈或者不满的情绪得以消解，反显得他自己的论是草率了。就这样，喜欢热闹戏的贾母，跟同样喜欢热闹戏的贾珍、宝钗等，似乎有可能划出界限，免得贾母躺着中枪。

但是且慢，贾母虽然喜欢热闹戏，但是否又像宝钗所称的，热闹不热闹倒是其次的，鉴赏其韵律和词藻才最关键？高雅、别致的趣味，是永远贯穿在贾母所有的文艺快乐活动中吗？还是她也有着“和光同尘”的随俗一面？就像刘姥姥游大观园时，她不自觉地参与到嘲笑刘姥姥的游戏中，在解除礼仪的彻底放松中，是谈不上什么高雅的。或者说，她本来就无需宝钗为其爱奸辩护？又或者，贾母听到了宝玉和宝钗议论着跟她趣味相关的话题会怎么想？又或者，她听到了也会装没听到吗？对此，小说没留片言只语的交代，反而让我们读起来更有味道了。